

(2008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8JK005)
宝鸡文理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XIJINWENFENGYANBIANYANJIU

西晋文风演变研究

李剑清 ●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08JK005)

宝鸡文理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西晋文风演变研究

李剑清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晋文风演变研究 / 李剑清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369-8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晋时代(265~316)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223 号

西晋文风演变研究

作 者 李剑清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32 开 9.87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369-8

定 价 22.00 元

诚挚感谢宝鸡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陕西锦泰陶瓷有限公司董事王育银先生鼎力襄助。

踏实认真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西晋文风演变研究》序一

畅广元

当我捧着李剑清同志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西晋文风演变研究》的书稿时，心情特别激动，没有想到，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这位年轻的学人居然把自己的硕士论文扩充成一部专著。这在我教过的硕士研究生中还真的不多见，特别是，在商业化的日常生活漫漫学府的情况下，这实在是难得。我不得想起和他认识、相处时留下的印象。

在给他们上第一节课后的休息时间，剑清和延安大学的一位同志主动与我交谈。大家刚刚认识，彼此都还有着一种生疏的新鲜感，但我发现他们两位谈起自己的问题和研究思路时却很自如、自信，对各自的研究论域也较为熟悉，给我的感觉是：两位不是来“弄个学位玩完”那一类学生。在以后的课堂上我不由得关注起他们来。剑清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在老师讲授时紧张地埋头做笔记，他是认真地听，休息时间愿意和老师对话，而且谈论的并不都是课堂上讲的东西，经常是他的阅读所得或者遇到的疑难问题。我们的交谈虽不能说每次都有新意，却能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研究意向，他分明立有坚定的向学之志！评阅他的毕业论文《西晋 50 年文风演变》时，我对剑清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上有了更深一层了解，他对与自己研究对象相关资料的把握和梳理颇见功力，其思维的创意也能展示

序一



出某种学术智慧，尽管这些都还是某种苗头。

这部书稿表明剑清在回到他任职的宝鸡文理学院后，并没有“歇一歇”的思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他获准“2008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资助项目”的立项，这无疑对他是一种激励。柏拉图曾在解释人的心灵时，指出人的精神追求往往聚焦在自我的作为能否被社会认可上。对一个学人来说，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是其身份尤其是学术人格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剑清的这部专著，应该说，他为社会认识自己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专著显示出：他的学术视野从整体上看是比较广阔的，对其所确立的研究意向、研究方法也相当自觉，而且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其论证和辨析都不乏独具的角度。而其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虽立足于传统文论的研究，却不忘这种研究对现实文学发展的意义，专著最后一章：“‘思接千载’：西晋文风演变的启示”，是他尽自己努力把古代文论转换为具有现代借鉴价值的理论思考，颇具创意。

当然，剑清是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年轻学人，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这只是学术的发轫，以后的路还很长”。就此而言，他应更多地看到自己研究的某些不足，比如对最有价值、最能说明学理的命题和资料，还缺乏一些理论辨析和论证，特别是对自己提出的诸如“缘气入情”“缘情绮靡”“情坠玄理”等，少了些作品赏析和剖解。

剑清的这部专著从做研究生毕业论文算起，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踏实认真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这种精神，也让我多了一层感慨。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从容的过程，犹如春蚕吐丝，吃进去的是桑叶，吐出来的却是自己生命的

精华。时下，各种于学术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非正常竞争，常让学人丧失了对某种“急就章”现象的警觉，粗制滥造的劣等品不时涌入书市。它会成为一种风气，坏了学风，坏了人格，坏了社会的良知。我相信，像李剑清这样的年轻学人，随着自我学术生命的成熟，自会对从容研究有更深刻的理解。第一步是踏实认真的，之后的步子就不会乱。盼剑清同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是为序。

2009 年元旦于西安



序二

梁道礼

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中国古典学术研究领域里一个相当成熟而且创获颇丰的部门。犹如美丽的花园里也有被遗忘的角落，相当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也有零星的“撙荒地”。西晋文学研究，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被“撙荒”的零星“地块”。“地”被“撙荒”，并非总是由于土地畸零贫瘠；有时因为土地所有人命凶运乖，求田问舍者过而不顾，肥壤也可能被“撙荒”。西晋文学被研究者“撙荒”，多半是类似于后一种原因。司马氏命凶运乖，还未来得及尽享因谋篡而富有四海的滋味，即陷入争统夺位的内乱漩涡。铁骑纵横之下，血雨腥风之中，纵有嘉禾异卉，也难成美丽的花园。西晋文学留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的，只是绵远悠长的浩叹：“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笔，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刘勰实在不愿意看到晋世联翩诸英因晋室运涉季世被“撙荒”。

剑清是位年纪甚轻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新人。然志存高远，出手即以“西晋文风演变研究”为题，决心到西晋这个“运涉季世”的“不文”时代，再现晋世诸英的流风遗韵，追踪《文心雕龙·时序》篇提出的问题，恢复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久已湮没的别样风景，以稍慰刘勰的

心愿。从已杀青的书稿看，剑清学术研究心志之诚，征服难题决心之坚，实证实悟之笃，旁搜远绍之勤，世不多见。然西晋文学研究久被“撝荒”，故园恢复，颇费时日。我初捧书稿，期之于剑清者，也只是于大端上有创获：标示出“故园”的“四至”，恢复起已湮没的“阡陌”，规划出当年垄亩的“走向”，收集全嘉禾异卉的“标本”，确定下嘉禾异卉的“生长地”，测定出嘉禾异卉的“生长条件”。读竟，乃有过望之喜！书稿完全满足了我的期待。从第四章，不仅领略到剑清处理复杂问题时裕余有序的风致，而且能一窥剑清善解人意的心曲。稍觉遗憾者，唯在第五章“西晋文风演变对陕西文学氛围的启示”，究竟是“思接千载”之笔，抑或是“画蛇添足”之举？抚卷再三，犹在游移。君子无乎隐，一并书之；“仁”耶“智”耶，剑清裁之。

剑清的书稿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欣然从命。并非因为我是作序的恰当人选，而是由于我对剑清期之甚殷。写下这些，权以为序。

2009年3月30日

第一章 文风演变、文学观念与文学氛围/1

第二章 西晋文风的演变轨迹/6

第一节 太康文风——缘气入情/7

一、超越正始——太康文风的突围/8

二、祖述建安——太康文风的新变/11

三、缘气入情——太康文风的熔铸/16

第二节 元康文风——缘情绮靡/22

一、文士汇聚——地域文风接触与碰撞/23

二、文会频繁——地域文风认同与融合/42

三、情赠兴答——文学氛围与创作心理/68

四、缘情绮靡——时代文风的理论总结/87

第三节 永嘉文风——情坠玄理/100

一、“平淡之体”：诗贵道家之言/101

二、“五言始合道家之言而韵之”：

郭璞对元康诗风的革新/110

三、“始变永嘉平淡之体”：

郭璞对永嘉诗风的变革/113

四、“情坠玄理”：永嘉文学观念的嬗变/116



第三章 西晋文风演变中的文学观念/121

第一节 西晋诗学观的旗帜：陆机与《文赋》/121

第二节 西晋文体观的总结：

挚虞与《文章流别论》/136

第三节 西晋赋学观的差异：

傅玄、陆机、挚虞、左思/141

第四章 西晋文风演变的诸因素考察/160

第一节 政治格局的变迁与西晋文风演变/160

一、“太康之治”与“文章中兴”/161

二、“元康变局”与“缘情之风”/176

三、“永嘉之乱”与“平淡之风”/197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多元与西晋文风演变/199

一、太康：“援道入儒”与“缘气入情”/199

二、元康：“玄学独炽”与“缘情绮靡”/212

三、永嘉：“神仙思想”与“情坠玄理”/219

第三节 社会风尚的渐变与西晋文风演变/232

第四节 地域家学的差异与西晋文风演变/241

一、江东家族学风和吴地文风/242

二、河朔家族学风与北方文风/252

三、洛中玄学学风与中原文风/257

第五节 士林风操的消长与西晋文风演变/263

第五章 “思接千载”：西晋文风演变的启示/271

——以陕西文学氛围的重构为例思考/271

第一节 自觉的欢畅与自由的尴尬：

政治与文学的张力/271

第二节 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边缘化：
陕西当代文学的身份认同/279

第三节 作家人格与核心价值观：
陕西当代作家群的精神赓续/289

主要参考文献/295

后 记/301

第一章

文风演变、文学观念与文学氛围

在研究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考察文风及其演变，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所谓的“文风”，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学风貌；二是由文学风貌呈现出的一种文学风气；三是由文学风气显现出的文学观念。文风演变研究已经逾越出文学理论的静态畛域，这种静态畛域是现代文学理论自设的樊篱。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探讨文风变革的思想理路是清晰可寻的。可见，文风演变研究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应有之义，西晋文风演变研究就成为远绍先祖的一次探寻。

文风演变不仅要勾勒演变轨迹，还要揭示演变原因。这需融汇学术思想史上的“外缘影响”与“内在理路”两大范式。在20世纪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大陆学者多重视“外缘影响”研究，而海外学者重视“内在理路”研究。^①新世纪以来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就将这两种学术范式融合起来。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说：“第一，首先是学术思想内部的相生相克之态，这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②文风演变也有自身的内在理路，即内在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观念

① 如对清代思想史变迁的解释，章太炎重视政治因素，提出“反满说”，侯外庐重视经济因素，提出“市民阶级说”。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第323—324页。

②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三联书店，2008年，第31页。



的形成是文风演变的关键，文学风气和文学观念互为表里。文坛上出现一种创作风气，形成一种新的文学风貌，必然是由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体系化的文学理论推动的。文学一旦形成风气，就标识着文学观念臻于成熟。梁启超说：“风气者，一时之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①可以说，文风演变的内在动因，乃是一时代的作家、诗人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当某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悄然孕育，社会上尚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新的文学观念因其具有新的审美趋向，必然会对旧有的主流文学观念进行革新。具有先知先觉的诗人为这种新文学观念摇旗呐喊，为之鼓之呼之，并躬身实践，其创作必然出现新的艺术因素。这些具有新的艺术因素的文学作品的整体风貌必然不同于旧有文学观念下创作出的文学风貌，这样的文学作品让信奉旧有文学观念的诗人震撼不已。不同的诗人可以有不同的反映，或弃旧从新，或誓死詈骂。但不管怎么，这种新的文学风貌让文坛波澜迭起。一旦认同的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文学观念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观念。睿智的理论家就会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进行理论化的提升，这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当然，不是说任何时代都能及时提炼出自己的文学理论。但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家们都一定有所认同的文学观念。以西晋文风演变为例来说，西晋初年作家要超越正始文学，意识到“正始文学”中的社会政治批判精神已不合时宜。他们要突围出来，但突围的方向尚不清楚，只能追溯历史，祖述建安。即使学得再好，也不是西晋文学自家的面目，何况时易势异！直到西晋元康时代，陆机提出“缘情”理论，才成为西晋文人文学创作的风标。可见，西晋文学是由“尚气”向“尚情”演变，这也是一种进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

步。说到底，这种进步是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倾向转移的结果。从“内在理路”的角度揭示西晋文学观念，尚不能完全揭示西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形成的全部原因，还需要从政治、思想、社会习俗、地域、家族等“外缘影响”的角度加以解释。因为，这些外缘影响的诸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构筑成了文学氛围。“文学氛围”这个概念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的“文学场”十分类似。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是不同的资本持有者角斗的空间，一个始终烽烟四起、鏖战频频的场所。文学场由许多位置以及相互关系形成，具有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参与文学游戏的行动者不同于前结构主义的主体，他们不是一个理智主义的、全知全能的主体，而是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的个体；行动者的文学习性、文学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布迪厄从“习性”角度提出“文学场”，从而将文学研究置于社会场域之中。在布迪厄看来，研究文学就意味着建构一系列“纸上的建筑群”，就要把文学置于社会历史的场域空间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纸上的建筑群”风貌是不同的。如建安文学的整体风貌好比是气势宏大的建筑群，格局阔大，明亮朗畅；而西晋文学的整体风貌则像装修富丽堂皇的建筑群那样精致华美、典则清雅。布迪厄提出“文学场”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场与权力场两个场域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行动者或机构在这个场域中为占据位置而控制场域特有的合法逻辑，因相互竞争而形成关系空间；第三，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即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行动者通过将社会、经济条件内在化而获得性情系统，而习性又影响行动者的社会轨迹，形成不同的力量关系。^① 简

①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80—584页。



而言之,文学氛围是文学风貌成长的必要环境。其内在层次很多,如权力机构的文学态度(王朝统治者是否爱好文学),社会秩序清晏与否,思想形态的一统或多元,地域文化、文风的差异与碰撞、文化中心空间的形成以及其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大小、文学集团或文学机构的结成,不同性格、不同才华的作家之间的亲和性游戏以及良性的竞争机制的形成。尤其是一个时代对文学功能和文学价值的认识,都将决定着文学氛围的浓淡。对西晋 50 年的文风演变来说,从“文学场”的角度来揭示也是十分奏效的。西晋元康时代,从文学场与权力场看,西晋元康时代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集团。这些文学集团有一定的政治性,各个文学集团为文学创作开辟了良好的创作空间;从代际意识看,老、中、青三代诗人争奇斗艳,争夺位置的占有权。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第二代诗人占据着诗坛的中心地位;从文化习性上看,西晋元康时代,以玄谈为尚的贵族士族努力运用诗歌形式来书写对玄学的体悟,这样的玄言诗歌具有“平淡”的审美特征。但“平淡”的玄言诗歌在西晋元康时代未能成为诗歌的主流。崇尚儒学的中下层文士是西晋元康时代的诗人群主体,他们渴望通过展示自己的诗文才华,赢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他们的诗文以“缘情”为写作观念,以“绮靡”为诗歌的审美宗旨,追求华美的内质。以道家神仙思想为知识构成的下层文士如郭璞等将神仙思想的浪漫气质和想象精神熔铸入诗歌之中,发展了传统游仙文学,这也成为西晋文学的又一附翼;从地域文风的接触和碰撞看,西晋时代随着吴蜀等地的文士入洛,吴地的典则繁缛文风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清丽华美文风开始接触,持有不同文学观念的两地文士形成相互竞争关系空间。最终,吴地文风得到了中原文风的认同,也促使了中原士族对吴地文士的社会认同。两种不同文风在西晋元康时代会合,形成了西晋的“缘情绮靡”的文学观念。

“知往而察今”,是研究西晋文风演变和文学氛围的终极目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考察西晋文风演变和文学氛围所获得的智慧对思考当代文学现象依然有效。就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陕西文学现象来说，陕西文学经历了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出来后难得的自觉的欢畅。文学的相对独立价值被确证，作家们为之振奋、为之喜悦。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担当着新思想的第二次启蒙使命，陕西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审美性被张扬的同时，文学却也遭遇了边缘化的尴尬。陕西文学氛围较其他省份十分浓厚，文学边缘化得到一定的延迟。因而，陕西文学在 1993 年，造成了轰动全国的文学事件——“陕军东征”。无论怎么批评这个文学事件的冠名，但至少说明，陕西文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曾创造了文学辉煌。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社会的关注点向经济学偏移，人们的谈论也向日常生活偏移，文学日益淡出了普通大众的视野。文学氛围变得十分稀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成为圈子里的事情。作家也失去了思想启蒙的文化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社会中的娱乐明星。1995 年以后的陕西文学处境十分尴尬。陕西作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既不能沉溺于纯审美的文学幻想之中，（如贾平凹在 1992 年提出了“大散文”观念），又不能将文学彻底沦为消费娱乐的平庸之中。只得将文学定位在“社会记录”之上。如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一）》中说道：“而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① 这样的文学观念自然影响文学作品的品第。如何重构陕西文学氛围，提升陕西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① 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 年，第 431 页。